

語言學論叢

第九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語言學論叢

(第九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 年 · 北京

语 言 学 论 丛

(第 九 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203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9 千

印数 7,000 册 印张 9 3/4

定价: 1.20 元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力(主任委员)	王福堂	石安石
朱德熙	陆俭明	岑麒祥
周祖谟	唐作藩	曹先擢
		林 焘
		蒋绍愚

主 编: 林 焘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赵元任先生于1982年2月25日在美国病逝，终年八十九岁。本《论丛》特发表赵先生1981年6月10日在北大接受名誉教授聘书时的照片一帧和王力先生的挽诗一首，表示我们对赵先生的深切悼念。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1982年3月



李中新 摄

哭元任师

王 力

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
提要钩玄探古韵，鼓琴吹笛谱新声。
剧怜山水千重隔，不厌輶轩万里行。
今后更无青鸟使，望洋遥莫倍伤情！

目 录

壮语方言的一些语法现象和规范问题……………袁家骅遗作 (3)

亲属词的语义成分试析……………石安石 (11)

一些与语法有关的北京话轻重音现象……………孟 琰 (25)

与“〔动词+‘出’〕+宾语”有关的几个问题……………邱广君 (60)

与褒贬义形容词相关的句法和词义问题……………崔永华 (96)

重庆话的附缀形容词……………喻遂生 (122)

元曲中的状态形容词……………杨建国 (149)

先秦四组动词同义词辨析……………刘燕文 (169)

诗骚联绵字辨议……………曹宝麟 (191)

韩愈的诗歌用韵……………荀春荣 (207)

初唐四杰诗韵……………李维一、曹广顺、喻遂生 (258)

CONTENTS

Some Grammatical Phenomena and Their Normalization in the Dialect of Zhuang (壮) Language	<u>Yuan Jia-hua</u>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Semantic Components of Kinship Terms	Shi An-shi
Some Phenomena of Stress Related to Grammar in Beijing Dialect	Meng Zong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Verb + 'chu' (出)] + Object"	Qiu Guang-ju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blems of the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 Adjectives	Cui Yong-hua
Affixing Adjectives in Chongqing (重庆) Dialect	Yu Sui-sheng
.....	Yu Sui-sheng
Status Adjectives in Yuan-qu (元曲)	Yang Jian-guo
Synonym Discrimination of the Four Groups of Verbs in Pre- Qin (秦) Period	Liu Yan-wen
Discrimination of Lian-mian Zi (联绵字) in <i>Shijing</i> (诗经) and <i>Lisao</i> (离骚).....	Cao Bao-lin
The Rhyme in Han Yu's (韩愈) Poems	Xun Chun-yong
The Rhyme in the Poems of the Four Prominent Poets in Early Tang (唐) Dynasty.....	Li Wei-yi, Cao Guang-shun, Yu Sui-sheng
.....	Li Wei-yi, Cao Guang-shun, Yu Sui-sheng

壮语方言的一些语法现象和 规范问题*

袁 家 骅

语法是语言里最稳固的部分，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语法规律的形成跟语音和词汇的衍变往往是不可分割的。例如英语形态趋于简化，词序趋于固定，名词变格只在代词上保存一些痕迹，强式动词时态变化只剩下一些残余，这个发展过程在长时间内起主要作用的是语音演变和类推作用。实词虚化也是一种语法成分和语法形式的逐渐形成的过程，有些实词原来表达一定的具体意义，按照某种格式长期应用，可是意义抽象化了，终于担负了某种重要的语法作用。这种发展过程从方言语法现象的比较研究上，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的。有些少数民族初创文字，在语法规范问题上没有文献依据，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就成为建立描写语法体系的重要根据。

语法特点是最不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是一个民族语言的主要特征。但是两个民族长期相处，如果以为两个语言的语法结构互相不可渗透的，那也是不合事实的。互相渗透并不是说用另一语言的某种语法手段来代替自己语言里相当的语法手段，而是说采用了另一语言的某些结构形式，丰富了自己语法的表达手段。

一个民族语言尽管在语音和词汇上表现了显著的方言差异，

* 编者按：本文是袁家骅教授的遗稿，由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张元生同志整理后发表，文章的标题是编者后加上去的。

可是语法结构基本上总是一致的，这自然并不否认方言语法之间有细微的差异。在一向没有文字传统的民族语言里，方言间语法细节的差异有时是相当显著的，这就在初创文字的阶段给语法规范问题带来许多困难。

下面从壮语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语法形式的形成和外来影响的渗透，给壮语语法规范工作提供一点参考意见。壮语语法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手头占有的材料也太少，这里提出的意见自然不可能是成熟的。

壮语“我的书”有五种方言形式：

1. po:n³ saw¹ kou¹ (武鸣)
本 书 我
2. po:n³ saw¹ tu² kou¹ (柳江)
本 书 (的) 我
3. kou¹ po:n³ saw¹ (大苗山和陆边)
我 本 书
4. kou¹ ti⁶ saw¹ (融安、马山)
我 的 书
5. kou¹ kai³ saw¹ (桂平蒙圩区石龙区)
我 (的) 书

“这本书是我的”有三种主要的方言形式：

1. po:n³ saw¹ nai⁴ po:n³ kou¹
本 书 这 本 我
2. po:n³ saw¹ nai⁴ saw¹ kou¹
本 书 这 书 我
3. po:n³ saw¹ nai⁴ tu^{2/4/6} kou¹
本 书 这 (的) 我

除以上三种形式外，还有好些特殊形式：

1. po:n³ saw¹ twk⁸ ku¹ (大苗山)
本 书 是 我
2. po:n³ saw¹ kw⁶ ku¹ (融安)
本 书 (的) 我

3. po:n³ sau¹ nei⁴ ku⁵ ku¹ (三江)
本 书 这 (的) 我
4. po:n³ sau¹ nei⁴ po:n³ sau¹ ku⁵ ku¹ (南丹)
本 书 这 本 书 (的) 我
5. po:n³ sau¹ nei⁴ tuk⁸ tu² kou¹ (鹿寨)
本 书 这 是 (的) 我
6. po:n³ sau¹ nei⁴ po:n³ tu² kou¹ (阳朔)
本 书 这 本 (的) 我
7. 用 haŋ¹ 代 tu²; 又 po:n³ nai⁴ po:n³ kou¹ (宾阳)
本 这 本 我
8. po:n³ sau¹ nei⁴ tuk⁸ po:n³ kou¹ (百色)
本 书 这 是 本 我
9. po:n³ sau¹ nai⁴ tuk⁸ kou¹ (扶绥)
本 书 这 是 我
10. po:n³ sau¹ nai⁴ tuk⁸ kou¹ ti⁶ (龙津)
本 书 这 是 我的
11. po:n³ sau¹ nai⁴ kou¹ kai³ 或 po:n³ sau¹ nai⁴ kai³
本 书 这 我 (的) 本 书 这 (的)
kou¹ (睦边)
我

壮语的连词 tu⁶ 作为领属关系连词出现在来宾、宜山等 17 个县,这个连词据目前了解有以下三个作用:

1. sau¹ kou¹ (我的书), ra:n² kou¹ (我的房屋), 在强调语气时插入 tu⁶: sau¹ tu⁶ kou¹ (我的书,不是你的书)。

2. muŋ² tau² fa:k⁸ ɣa⁴ ka⁸ mou¹ kou¹ tuk⁸ lui¹? 这句话你 拿 把 刀 杀 猪 我 是 吗
话可有两种解释:“你拿了我的一把杀猪刀是吗?”或“你拿刀杀我的猪是吗?”倘在 kou¹ 前面加上 tu⁶, 意义就较为明确:“……我的一把杀猪刀……”。

3. 在回答 sa:m¹ ko:n³ pit⁷ ɣau⁵ ha⁸ po:n³ sau¹ kwn²
三 支 笔 和 五 本 书 上

ta:i² nei⁴ tu⁶ pou⁴ lau²?

桌 这 是 (的) 个 (人) 哪

“台上的这三支笔和五本书是谁的?”这样的问题时,如果说 tu⁶ kou¹ “我的”,就比 ko:n³ kou¹, po:n³ kou¹, ki⁸ kou¹

支 我 本 我 (的) 我 “我的”都要

来得简洁和明确。

在使用惯了这个领属关系连词的人们的口里,这个词的功用的确是很显著的,可是口头没有这个连词的人们却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1. 用重读或其它手段也可以表示强调语气。

2. 即使 kou¹ (我)前面加 tu⁶, 仍然有误解的可能:“你拿了我的杀猪刀,是吗?”或“你拿刀杀了我的猪,是吗?”这种可能产生的误解不能依靠 tu⁶ 来解决,而往往是依靠上下文或语言环境来解决的。如果要使这句话更明确,更严密,也可以利用词汇手段,因为壮语里有现成的词 ɣa⁴ to² (屠刀), ɣa⁴ mou¹ (“杀”猪刀), 事实上并不需要说 fa:k⁸ ɣa⁴ ka³ mou¹ (“—”把杀猪“的”刀)。修辞手段也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的困难: muŋ² tau² fa:k⁸ ɣa⁴, ka³ mou¹ kou¹, tu⁶ lui¹? (你拿刀杀我的猪,是吗?)在这里,句中的停顿起了很大作用。

3. 为了明确和严密,并不一定用 tu⁶, 也可以说成 kwn² ta:i² sa:m¹ po:n³ saw¹ so:ŋ¹ ko:n³ pit⁷ tu⁶ ka:i⁵ kou¹。(台上三本书两支笔是我的。)这是个修辞问题。

上列三种说法符合于壮语广大地区的人民口语习惯,对使用惯了 tu⁶ 的地区的人也没有什么抵触。

关于 tu⁶ 的用法,今后还应该在使用地区做进一步调查,现有的例证都还不能充分说明这个词的词性和用法。与此有关的是一个构词法问题, ɣa⁴ to² (屠刀)是一个现成的词,无论在本义或引申义上都应该收入词典,这儿利用本义可以使问题解决得更好。

可是按照壮语构词习惯, $\text{ɕa}^4 \text{mou}^1$ 和 $\text{ɕa}^4 \text{ka}^3 \text{mou}^1$ 两个形式到
刀 猪 刀 杀 猪

底是哪一个更好更正确呢? 比较 $\text{toŋ}^2 \text{po}^5 \text{fei}^2$ (吹火筒), 也有说
筒 吹 火

$\text{toŋ}^2 \text{fei}^2$ (“吹”火筒)的, 这种两可的说法, 壮语南北部方言都有, 倘能搜集丰富的材料, 加以分析研究, 对壮语语法规范问题会有所帮助的。

下面再谈谈 tu^6 的词源问题。

tu^6 在宜山、来宾等 17 个县读音不同, 声调读第二、第四或第六调各地不一致, 读第二调就跟动物量词同音了。到底这两个词形有什么关系呢?

单纯从描写语法着眼, 这两个词只是偶然的同音。这样处理, 是完全符合有这种语法现象的地区人民的语感的。可是对没有这种语法现象的地区的人们, 就有可能发生误会, 因为有些地区动物量词附加在人名前面带有贬意, 如 $\text{tu}^2 \text{ɕak}^8$ (小偷, 盗贼), $\text{tu}^2 \text{fa:m}^6$ (犯人)。这个动物量词, 照例可以用在鬼神名词的前面, 如 $\text{tu}^2 \text{fa:ŋ}^2$ (鬼, 神)。

tu^2 作为动物量词和领属关系连词在水语也有同样现象, 主要是用在人称代词前面, 水语 to^2 或 tɔ^2 跟壮语同声同调, 只是韵母不同。这显然是一个同源词。

tu^2 作为有生物的量词, 还保存在布依语里, 如 $\text{kun}^2 \text{fai}^4 \text{te}^1$
上 树 那
 $\text{li}^4 \text{sa:m}^1 \text{tu}^2 \text{zok}^8$ (那树上有三只鸟), $\text{zo}^6 \text{za:n}^2 \text{li}^4 \text{tu}^2 \text{vun}^2$
有 三 只 鸟 外 屋 有 人

(屋外有人)。量词分为有生物和无生物两类, 也见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例如苗语中部方言凯里东门口的话: $\text{te}^4 \text{s'aq}^5$ (一只象), $\text{te}^4 \text{vaŋ}^2$ (皇帝), $\text{le}^1 \text{s'aq}^5$ (一把伞), $\text{le}^1 \text{vaŋ}^2$ (圈子)。可是不定量词 to^4 , 却不分有生物和无生物: $\text{to}^4 \text{s'aq}^5$ (一些象),

to⁴ tse³ (一些房子), to⁴ s'an⁵ (一些伞), to⁴ teŋ¹ (一些灯)
(见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 苗语方言调查报告草稿, 页中十七后面, 1956年10月贵阳)。上例说明同音现象可能引起意义的含混, 但是上下文或语言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难题的。

壮语另外还有一个指人的量词 pou⁴, 如 pou⁴ wun² (一个人), 布依语同样也有 pu⁴ vwn² (一个人)。动物和人共用一个量词, 在汉语闽粤方言里也有类似情形, 例如“一只人”; 西北方言里“一块客人”对客人只表示尊敬, 毫无开玩笑的意味。可是壮语北部方言红河区和柳江区 tu (读 2, 4, 6 调) 作为领属关系的连词, 是不是动物量词 tu² 的引申或发展呢? 侗水语里的平行现象说明这两个同音词是很古老的; 如果后者是前者的引申, 那也是很久远的了。类似的例子是北部方言邕北区(包括武鸣)和右江区, 块状物件量词 ka:i⁵ “块”发展为不定量词, 读音也起了变化: ka:i⁵ 或 ki³, 用法很细密; 红河区和柳江区, 甚至贵州布依语, 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

壮语里量词经常跟名词连用, 是名词词组的一个重要形式, 如 tu² pla¹ (鱼儿), an¹ pla¹ (山)。有时依靠语言环境, 省略量词也不至于引起意义的含混, 如 kwn¹ pla¹ (吃鱼)。量词在句子里运用起来, 有时相当于一个名词, 如 ko¹ ɣa:n⁴ pi¹ pi¹ ɕuŋ⁵ tau² an¹
裸 龙眼 年 年 都 结 个
(龙眼树年年都结子)。上面所谈的领属关系连词 tu 和不定量词(泛指量词) ki³, 可以认为是动物量词 tu² (只)和物件量词 ka:i⁵ (块, 件)的引申和发展, 已经担负了很重要的语法作用了。tu⁶ 的使用范围限于北部方言的红河区和柳江区, ki³ 的语法作用是多样的, 各地使用情形不完全相同, 但它的主要作用在北部方言和贵州布依语却是一致的。

南部方言以龙津话为代表,相当的不定量词有两个: η^5 表示单数, $ʔi^5$ 表示复数,可以专指或泛指人、物和抽象的事物。 η^5 的用法相当于 an^1 , 例如

$\eta^5 \text{ ɬu:n}^1$ (园,院子) $\eta^5 \text{ ɬə:n}^2$ (家,房子) $\eta^5 \text{ na}^2$ (水田)
 $\eta^5 \text{ ja}^2$ (衙门) $\eta^5 \text{ ɬim}^1$ (心) $\eta^5 \text{ na}^2$ (脸)
 $\eta^5 \text{ hu}^1 \text{ ka:n}^2$ (担子的一头) $\eta^5 \text{ min}^2 \text{ tɕi}^6$ (名字)。

i^5 的用法相当于 ki^3 , 例如

$i^5 \text{ k'au}^3$, $i^5 \text{ pjak}^7$ (饭啊,菜啊) $i^5 \text{ nam}^4$ (水)
 $i^5 \text{ kim}^1$, $i^5 \text{ ɲən}^2$ (金啊,银啊) $i^5 \text{ va}^6 \text{ nai}^3$ (这些话)
 $i^5 \text{ fan}^2 \text{ p'jak}^7$ (菜种子) $i^5 \text{ ɬo:ŋ}^1 \text{ me}^6 \text{ pi}^6 \text{ ɬa:u}^1$ (两姊妹)
 $i^5 \text{ luk}^4 \text{ ɬa:u}^1$ (子女们) $i^5 \text{ nəŋ}^1$ (一些)。

表示修饰或领属关系,龙津话一般借用了汉语的 ti^1 (的),例如

$bə:ŋ^3 \text{ ha:ŋ}^3 \text{ ti}^1 \text{ i}^5 \text{ kən}^2$ (旁边的一些人)
 $mən^2 \text{ ti}^1 \text{ i}^5 \text{ pin}^2 \text{ nai}^2 \text{ tɕiŋ}^2 \text{ ɲiŋ}^2$ (他的如此这般的情形)
 $i^5 \text{ pin}^2 \text{ nai}^2 \text{ ti}^1 \text{ pa:u}^3 \text{ po:i}^5$ (一些这样的宝贝)。

有时表示领属关系可以省掉 ti^1 , 可是词序仍然受了汉语影响,如 $mən^2 \text{ i}^5 \text{ ko}^1 \text{ k'au}^3$ (她的那些稻)。“我的”往往说成 $\eta^5 \text{ ti}^1$ 或 $kau^1 \text{ ti}^1$ 。相当于 tu^6 的领属关系连词,南部方言有些地点和北部沿邕江的横县、贵县等地出现 $huŋ^1$ 或 $ko:ŋ^1$, 可能同泰语的 kon 同源。

值得注意的是, η^5 在龙津话里有发展为冠词的趋势,跟社会生活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k'i^1 \text{ ja}^6 \text{ toŋ}^5 \text{ ɲe}^5 \text{ ɬə:n}^2 \text{ ɲoi}^2 \text{ piŋ}^6$ (下冻区医院),
 区下冻个院看病
 $k'i^1 \text{ ja}^6 \text{ toŋ}^5 \text{ ɲe}^5 \text{ ho}^2 \text{ tɕo}^2 \text{ ɕe}^3 \text{ hit}^7 \text{ ɬai}^6 \text{ na}^2 \text{ ɲe}^5 \text{ ɬə:n}^2 \text{ pa:n}^5$
 区下冻个合作社作畚田个室办
 kon^1 (下冻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公室),
 公

tɕuŋ¹ ku:k⁷ ŋe⁵ kuŋ¹ ɬu¹ k'a:i¹ ji:n¹ lau⁵ luŋ⁸ tɕin¹ he:n⁵ ja⁶
中 国 个 公 司 卖 烟 酒 龙 津 县 下

toŋ⁵ k'i¹ ŋe⁵ tɕu⁵ k'a:i¹ ta:i⁶ hi³ (中国专卖事业公司龙津县下冻
冻 区 个 组 卖 大 批

区批发组)。

北部方言的量词 an¹ (个), 在龙津话里变为“每一”的意思, 用于时间词的前面, 如 an¹ van¹ (每日), an¹ nau¹ (每天早晨), an¹ pai² (有一回, 从前)。

上面讨论的几个方言词, 动物量词 tu² 和领属关系连词 tu^{2/4/6} 是同源词还是偶然的同音词, 根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判断。不定量词 ki³ 是量词 ka:i⁵ 的发展, 语音上也起了变化; 量词 ŋe⁵ 有发展为冠词的趋势; 这两个词的演变是可以肯定的。在描写语法里, 这儿是六个词, 语源关系尽可不必理会。如果从壮民族共同语的语法规范上考虑问题, 我觉得 ki³ 的用法应该肯定, tu 暂时不宜吸收, ŋe⁵ 目前还没有吸收的可能。